DS
735
A2K86
v.24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九

長洲過元㱏輯

輔國門

治軍

嚴武備

吾邱壽王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埶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亾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

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漢書吾邱壽王傳

辛慶忌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後爲光祿勲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亾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亾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勲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爲左將軍爲國虎臣遭世

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漢書辛慶忌傳

山濤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晉書山濤傳

段志元遷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葬志元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元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

曰夜中不辯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舊唐書段志元傳

段秀實除司農卿朱泚盜據宮闕遇害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冀禆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舊唐書段秀實傳

呂元膺遷諫議大夫給事中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諭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兵無功而還舊唐書呂元膺傳

薛訥檢校左衛大將軍元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新唐書薛仁貴傳

員半千調武陟尉刺史囚半千于獄薛元超持節度河釋之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

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旣對策擢高第新唐書員半千傳

趙普授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由是兵甲精銳宋史趙普傳

崔翰進端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議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

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宋史崔翰傳

龐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旣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宋史龐籍傳

文彥博爲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

宋史文彥博傳

韓億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臣 宋史韓億傳

邵亢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試崇政殿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報罷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以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 宋史邵亢傳

呂溱脩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宋史呂溱傳

呂誨同知諫院內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 宋史呂誨傳

滕元發拜御史中丞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脩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 宋史滕元發傳

李兌同知諫院狄青宜撫廣西入內都知任守忠爲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爲罷守忠 宋史李兌傳

留正授南恩州陽江尉淸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宋史留正傳

趙汝愚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内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嘉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宋史趙汝愚傳

梁肅拜參知政事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卽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戸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

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金史梁肅傳

徒單克寧拜太傅兼尚書令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彊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金史徒單克寧傳

丞相襄拜平章政事世宗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嘉納

之金史內族襄傳

張巖叟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金史張大節傳

張行信爲左諫議大夫上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

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横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金史張行信傳

張天綱哀宗遷蔡轉御史中丞權參政妖人烏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援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駭敵上頗然之天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惡別制青麻布爲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

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徒費工物秖取敵人笑耳乃罷之（金史張天綱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元史耶律楚材傳）

王伯勝授拱衛直都指揮使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

卒多市井無賴冒名宿衛及伯勝爲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元史王伯勝傳

愼武事

蕭俛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愼於兵帝重其言新唐書蕭瑀傳

李昉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

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鬬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　隟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縣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 宋史李昉傳

富弼熙寧元年判汝州入覲神宗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宋史富弼傳

撫將士

蓋寬饒為衛司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省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代交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 漢書蓋寬饒傳

劉几為祕書監間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 宋史劉溫叟傳

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內藏

緡十萬賜之宋史張士遜傳

蕭陶蘇斡遷天齊殿宿衛穀價翔踊宿衛士多不給陶蘇斡出私廩賙之遼史蕭陶蘇斡傳

馭將士

馮唐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

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

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

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收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高柔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亾逃舊法軍征士亾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亾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亾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亾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

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魏志高柔傳

陳表拜翼正都尉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吳志陳武傳

游元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

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
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隋書游元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
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
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
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
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
歸藩（舊唐書張九齡傳）

黑齒常之遷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充大總管常之嘗
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

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舊唐書黑齒常之傳

韓滉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舊唐書韓滉傳

陸亘歷刺兗蔡虢蘇四郡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亘赴兗州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舊唐書陸亘傳

裴寬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營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新唐書裴漼傳

石元孫遷邕州觀察使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于三川口軍敗見執傳者以爲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欵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以升祔赦內徙襄州侍御史劉湜言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誅若例從量移無以勸用命之士元孫遂不徙 宋史石守信傳

李濤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董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八人丁夫七十人皆杖

一百刵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隷許州　宋史李濤傳

張詠擢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駮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　宋史張詠傳

錢明逸擢右正言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

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償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宋史錢惟演傳

蔡襄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宋史蔡襄傳

李淸臣拜中書侍郎鄜延以金明砦主將張輿戰沒章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淸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以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宋史李淸臣傳

姚麟歷殿前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宋史姚兕傳

何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宋史何鑄傳

張行信爲左諫議大夫權元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衂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金史張行信傳

商衡拜監察御史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金史商衡傳

明刑

息獄

高柔爲治書侍御史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魏志高柔傳

鄧攸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晉書鄧攸傳

邊歸讜漢初歷禮部刑部二侍郎時史宏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善良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絶論者避之宋史邊歸讜傳

陳升之爲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宋史陳升之傳

斷獄

陳寵辟司徒鮑昱府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

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後漢書陳寵傳

衛展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晉書衛瓘傳

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南史蔡廓傳

裴諝除右金吾將軍諝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新唐書裴漼傳

李景略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
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進
謝廷中如光妻云新唐書李景略傳
范質爲司徒宏文殿大學士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
得因緣爲奸世宗特命詳定是爲刑統宋史范質傳
陶穀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涖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
卽時決者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卽時坊市死亾喪
葬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亾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
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宋史陶穀傳
胥偃權知開封府官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焉文顯八人抵罪

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支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宋史胥偃傳

陳太素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宋史陳太素傳

耶律那也為北院大王那也長于理民每有鬭訟親覈曲直不尙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遼史耶律那也傳

耶律斡特剌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斡特剌

奏請如舊從之遼史耶律斡特剌傳

千奴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丁祖母憂服闋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予奪連歲爭訟不能定乃命起千奴治之其訟遂息元史和尚傳

奕赫抵雅爾丁爲中書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爲名言元史奕赫抵雅爾丁傳

阿嚕圖拜中書右丞相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嚕圖曰廟堂卽今

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
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答
元史阿魯圖傳

雪冤

蘇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
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
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
昂大慙北史蘇瓊傳

崔元亮遷右散騎常侍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
師震懼元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

可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元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元亮繇此名重於朝舊唐書崔元亮傳

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新唐書李嶠傳

宋璟遷鳳閣舍人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新唐書宋璟傳

韋温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搆罪不測温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閤切爭由是益知名 新唐書韋貫之傳

趙上交遷刑部侍郎嘗上言伏覩長興中詔書州縣官在任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諸道州府給付公驗躬赴行部投狀隨給優牒庶絕欺罔

以存激勸載詳元詔止言州縣未該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俟本人考滿即詣刑部投狀無得隔越年歲庶使內外同律詔從之宋史趙上交傳

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宋史呂蒙正傳

周起爲糾察刑獄司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

者並聽受訴從之宋史周起傳

歐陽守道吉州人遷著作郎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寃旱或三年寃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宋史歐陽守道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

元史廉希憲傳

禿忽魯遷中書右司郎中大宗正薛徹干薦掌其府判署閱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求而未獲者家人問之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我心有疑欲求所以活之未得其方耳他日歸喜曰我得之矣於法當流徙邊地元史禿忽魯傳

田滋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

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彧得釋元史田滋傳

省刑

張釋之文帝拜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

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路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孋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

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

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
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
先生不用於是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
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
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亾極婾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

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漢書路温舒傳

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漢書于定國傳

杜林爲光祿勳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綱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漢書杜林傳

梁商爲大將軍宦者忌商寵任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

蘧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
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
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
聞震怒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
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
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
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
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
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迺納之罪止坐者後漢書梁統傳

劉愷拜太尉安帝初淸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後漢書劉般傳

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辠重郎位小辠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

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後漢書鍾離意傳

郭躬爲郡吏辟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許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後漢書郭躬傳

左雄遷尚書令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後漢書左雄傳

孔融遷少府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

之歷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没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後漢書孔融傳

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

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敕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敕尙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後漢書戴憑傳

黃香爲尙書令東平淸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寬濟後漢書黃香傳

闞澤孫權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呂壹

姦非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志闞澤傳

何叔度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有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

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宋書何尚之傳

元巖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書元巖傳

柳莊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隋書柳莊傳

蕭琛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

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 南史蕭思話傳

盧思道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 北史盧元傳

高允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加光祿大夫魏初法嚴允據律評刑三十餘年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北史高允傳

劉行本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淸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北史劉璠傳

趙綽遷大理少卿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

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北史趙綽傳

屈突通開皇中爲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

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釋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舊唐書屈突通傳

于志寧遷侍中加光祿大夫時洛陽人李宏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眞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宏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

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遵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莣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

太蔟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舊唐書于志寧傳

徐堅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斬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曰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即從明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宏羲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舊唐書徐堅傳

穆質自補闕至給事中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　舊唐書穆寧傳

溫璋爲京兆尹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　舊唐書溫造傳

劉德威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敎使然也帝然其言　新唐書劉德威傳

李日知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新唐書李日知傳

李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鄠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新唐書李昭德傳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新唐書張廷珪

傳

張嘉貞遷中書令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皴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説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説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 新唐書張嘉貞傳

裴耀卿遷尚書左丞相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竝停則有再生之實新唐書裴耀卿傳

宇文審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尚庫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新唐書宇文融傳

柳渾遷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門下省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新唐書柳渾傳

盧坦遷中丞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 新唐書盧坦傳

崔羣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旣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憫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

矣於是免死新唐書崔羣傳

裴度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亾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温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毋死弗許裴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新唐書裴度傳

劉瞻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

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新唐書劉瞻傳

李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新唐書李素立傳

趙鳳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河南尹張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則不可以示

天下 五代史趙鳳傳

趙延義爲星官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寃此其所以亾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五代史趙延義傳

王旦遷司空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

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且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宋史王旦傳

呂文仲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宋史呂文仲傳

蘇寀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宋史蘇寀傳

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宋史呂公著傳

王存遷尚書左丞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宋史王存傳

孫永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宋史孫永傳

許將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宋史許將傳

呂本中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縣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縣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宋史呂本中傳

耶律夷臘葛應歷初入侍數歲爲殿前都點檢遷寄班都知帝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 遼史耶律夷臘葛傳

耶律阿沒里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爲都監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已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 遼史耶律阿沒里傳

石珺拜尙書右丞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討其獲或至

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

上曰然金史石琚傳

程輝拜參知政事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金史程輝傳

賈鉉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

赦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金史賈鉉傳

孫鐸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温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金史孫鐸傳

許古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

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耻則陵犯之心萌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金史許古傳

鐵哥領尚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帝善之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沓兒之地獵人亦不剌金射兎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秔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秔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元史鐵哥傳

不忽木行中丞事兼領侍儀司事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

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元史不忽木傳）

許扆一名忽魯火孫除正議大夫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元史許國禎傳）

袁裕辟中書右司掾順天路民王仕兒因鬬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元史袁裕傳）

趙孟頫授兵部郎中至元鈔法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

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桑哥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元史趙孟頫傳

韓若愚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行元史韓若愚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元史王結傳

成遵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元史成遵傳

恤囚

裴政轉少司憲政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

恨（北史裴政傳）

王博文同知樞密院事博文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宋史王博文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元史王結傳）

布赦

郭躬爲廷尉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亾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亾命無慮萬人

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亾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言詔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後漢書郭躬傳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赦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新唐書張九齡傳

趙普拜太師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祀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

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廢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宋史趙普傳

宗憲攝門下侍郎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支使均被焉金史宗憲傳

奕赫抵雅爾丁爲中書右司郎中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元史奕赫抵雅爾丁傳

用刑

李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南史李安人傳

李幼廉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北史李義深傳

裴潾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潾議曰杖種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

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新唐書裴
潾傳
張鎰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
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
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尙當有佗人論之豈藉
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
教本旣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
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
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
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

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壻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勳念亾以從蕩宥況爲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新唐書張鎰傳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宋史蔡齊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

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宋史程琳傳

呂夷簡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寇準判永興縣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宋史呂夷簡傳

高德基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金史高德基傳

王擴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凡鬬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既讞

地下之冤云何金史王擴傳

慎赦

吳漢拜大司馬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後漢書吳漢傳

王符著潛夫論其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

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

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漢書王符傳

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

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後主傳注

孟光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蜀志孟光傳

張允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駮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

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寃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　五代史張允傳

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宋史王巖叟傳

張雄飛拜參知政事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以數赦帝嘉納之元史張雄飛傳

元明善陞翰林直學士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元史元明善傳

理工

王彪之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晉書王廙傳

裴漼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漼上疏諫曰臣謹案禮記春夏令曰

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戸口

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疏奏不報舊唐書裴漼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九終